

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

評論卷 (下)

孫大川 主編

孫大川
浦忠成
瓦歷斯·諾幹
陳昭瑛
傅大為
廖咸浩
彭小妍
楊渡
許俊雅
林正三
魏貽君
王應棠
董愨明
陳敬介
楊翠

件。沒有文字的原住民，信
件。沒有文字的原住民，信
向主流社會宣洩禁錮在其靈境、飽滿的主體自覺、多元文化的價
的創世紀，是另一種民族存台灣的书寫世界創造了相當有利的條
件。沒有文字的原住民，信用漢語，首度以第一人稱主體的身分
向主流社會宣洩禁錮在其靈魂深處的話語，這是台灣原住民文化的
的創世紀，是另一種民族存在的形式。經過十幾年來的實踐，我
們似乎可以較肯定地說：台灣原住民不再是歷史的缺席者。

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引爆的鄉土文學論戰，固然高舉本土的旗
幟，但他們所謂的本土仍然是漢族本位的本土；敘述的場景，從
蘭陽平原到嘉南平原，從漁港、茶山到田埂；依舊是平原、稻作
民族的思維邏輯。相較於夏曼·藍波安的海、田雅各的山、瓦
歷斯·諾幹的島嶼，以及原住民文學中隨處流露的神話和宇宙想
像；漢人的本土是現實的、政治的，缺乏「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莊子·逍遙遊》）的超拔氣勢，當然也無法真正理解、欣
賞整個南島民族遼闊的海洋心靈。

原住民文學的價值何在？我們需要從想像力的高度，作一個全
新的思考。

——孫大川

ISBN 986-7810-27-9



9 789867 810274

00300



INK

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下)



主 編	孫大川
發行人	張書銘
社 長	初安民
責任編輯	陳思好 林宜妙
校 對	余淑宜 陳思好 周秀鳳
出 版	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e-mail：ink.book@msa.hinet.net
法律顧問	漢全國際法律事務所 林春金律師
總 經 銷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3-3589000 訂購傳真：03-3581688 http://www.sudu.cc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3年4月 初版
定 價	300元

ISBN 986-7810-27-9

Copyright © 2003 by Da-Chuan Sun
Published by **IN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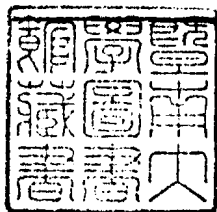
本書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出版

文學叢書

034

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下）

孫大川◎主編



【作家評論】

楊渡

讓原住民用母語寫詩

——莫那能詩作的隨想 009

許俊雅

山林的悲歌

——布農族田雅各的小說〈最後的獵人〉 019

林正三

孫大川與台灣原住民族文藝復興運動 049

魏貽君

找尋認同的戰鬥位置

——以瓦歷斯·諾幹的故事為例 097

王應棠

語言、生命經驗與文學創作

——試論奧威尼從《雲豹的傳人》到《野百合之歌》的心路歷程 149

董恕明

浪漫的返鄉人

——夏曼·藍波安 177

微風的力量・大地的芳華

——試論八、九〇年代台灣原住民詩歌中重構主體樣態 212

陳敬介

冷海中燃燒的生命

——試讀《冷海情深》 237

楊翠

認同與記憶

——以阿嬤的創作試探原住民女性書寫 257

瓦歷斯·諾幹

Bunun的詩歌

——伊斯瑪哈單·卜哀《山棕月影》的魅力 301



作家評論

楊渡



楊渡，一九五八年生，成長於台灣中部農村，北上求學後就變成居留台北的異鄉客

學歷：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

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

經歷：曾任記者、編輯，主持電視節目「台灣思想起」(TVBS)和「與世界共舞」(公視)
長期以來從事評論寫作

現職：《中國時報》副總主筆

輔仁大學兼任講師

著作：《民間的力量》

《強控制解體》

《大逆轉》

《天安門紀事》

《三兩個朋友》

《南方》

讓原住民用母語寫詩

——莫那能詩作的隨想

如今重讀著莫那能的詩篇，心中再度升起難以言喻的溫暖與友愛的記憶，那些編輯著《春風詩刊》、寫作著憤怒或者哀沉的詩篇、奔走於南北開會討論，以及師友兄弟互相叮嚀鼓舞、訂正詩句的歲月。那是一九八四年三月的事，距今已將近五年。

五年之間，文壇變化萬端。然而，五年前當《春風詩刊》第一集以「獄中詩專輯」問世時，竟而遭到查禁的命運。這大約是台灣首度有詩刊收到警總查禁公文了吧！於是各種帽子與鞭子、掌聲與吆喝聲齊響，討論《春風詩刊》中有些是詩，有些不是詩的文章有之，批判政治詩不是詩者亦有之。

相應於當時的社會條件，《春風詩刊》的同仁仍然可算是當時文壇相當整齊的隊伍，從年輕到長輩都有，並且色澤鮮明，相當敢寫。然而，五年過去了。當時被查禁的諸種題材，

諸種寫作方法，諸種探討主題已逐一成為文學的各種形貌之一，連當時對《春風》相當有意見的人，竟也「批判了起來」。這固然是因應於社會條件的變化而使文學創作自由化，但寫的人多了就成其為常態，也是原因之一。

而莫那能的開始寫詩，也是與《春風》的創刊有關，並且對這一份詩刊發生了微妙的影響與變化。

結識莫那能是由於蘇慶黎的介紹。當時她認為以我對文學的認識應著手寫莫那能的故事，「這是典型的山地人的故事。妹妹被賣掉，自己被職業介紹所欺騙，幹過採砂工、網工，現在在鐵路局華山站當搬運工。」她說。

我與莫那能談了整整一天，詳細地問了一些細節，也作了一些筆記，當然也試圖掌握他的故事與性格。然後又見了幾次面，並約定跟他回到家鄉台東縣達仁鄉去看看，才能瞭解生活環境、自然環境及這環境下所蘊育出來的人之性格。

然而，這計畫終因工作牽絆而難以實現。而我在反覆審視自己筆記的莫那能的故事之後，雖然知道故事綱要，但是有一種東西卻是永難掌握的，那就是「調子」。

稍有文學創作經驗的人大約都會理解開始寫作某一作品之時，最難掌握的是「調子」，當「調子」定下來之後，進行創作就不是難事了。而這調子的恰當與否，又與創作中人物的

生命力、故事的推展、節奏的強弱息息相關。然而，我卻無法掌握莫那能的故事的調子。爲什麼呢？這固然與我並無莫那能那樣的生命經驗有關（但這並非無可彌補），更重要的則是他的原住民身分。原住民族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與漢人差別是這麼大、連各種細微的生活部分都會顯現出來，而這些又構成爲個體的生命力。而這些原住民族的生命力，便是我無法掌握的，也是我無法定調子的主要癥結。

基於此，我開始希望阿能試著看書及寫作，並認爲唯有他自己或其他原住民才有能力寫出自己的小說與詩歌。

然而，對一個從未寫作且山地國中畢業即流浪於各地幹網工、採砂工的原住民而言，運用漢文寫作是多大的困難啊！我於是抱著渺茫的希望，要他有空就寫寫回憶、日記之類的短文，閒時看看書，冀能在幾年後可開始寫自傳小說。

這樣的希望在籌編《春風詩刊》時仍是渺茫的。直到有一個星期日，阿能放假的一天，李疾帶阿能回到陽明山住處。在通話中，我只聽得李疾說他正在叫阿能寫詩，而阿能則答以「搬啤酒比較容易，拿筆太困難」等等。

是夜，李疾偕阿能到我家來時，居然還帶了三首詩。名爲《流浪——致死去的好友撒即有》、《山地人》及《尋種，給你一巴掌》。這些詩，在句與句的連貫上、語意的表達上、字

的運用上，顯現出阿能漢字認識不多而來的問題，但是，在並不優美的文字間，那些磊磊難懂的文字，卻又顯現出我在台灣詩人（包括了我自己）詩句中未曾見到的生命力。從表達方式到思考方式到詩的「調子」，全然是另一種生命力。

於是，我和李疾便就著阿能的文字，逐字逐句問原意為何，逐字逐句刪改、換段、補充，再念給阿能聽，問他同意否，意思是否充分表達了。待阿能同意後，又念一次，才算完稿。就這樣，《春風詩刊》第一集中的「山地人詩抄」便呈現出來了。為此，編輯室報告中還特別加一段引言，以介紹他。

出現這些詩，恰恰是在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正在籌辦之際，並由於它是首度原住民的文學創作，因而彌足珍貴，也獲得相當多的回響。然而，相應的其他人和創作並未出現。不知爲了什麼原因，拋出的磚並未引發其他玉石。這情況要直到拓拔斯（田雅各，布農族）開始寫作系列山地小說之後，才有所改變。

由於莫那能的詩所帶來的激勵作用，我們又開始籌畫第二期。這一期就更明白且直接地提倡了，題爲「美麗的稻穗——台灣少數民族神話與傳說」，其中不僅收集大量少數民族神話故事，更加入莫那能的長詩〈來，乾一杯〉。在卷首語中並且明言：「在馬太安阿美族的故事裡，宇宙未生之際，父神與母神生下兩個孩子，男的成爲天，人間於是有了明亮，女兒遂成爲靈魂和影子。我們希望這份整理能爲山地朋友打氣。來，我們站在一起，再創造一個

明日的天，讓地上開始有人的靈魂，有人的影子！」

從《春風》第一期到第四期的停刊為止，阿能每期都奉獻出他的創作與熱情。而這些詩作依例是由我和李疾加以修改。原因無他，使詩句更其流暢而已。然而，也僅止於他詩作中的一小部分，之後，莫那能就以其獨特的創作，自行上路寫作了。

然而，這種小部分「集體創作」的方式也引致一部分人的批評，由於有人比喻阿能是「台灣詩壇的高爾基」，批評者認為「背後有人代筆怎能算是高爾基？」

這問題其實是當時在修改、討論時就已想到過了。而之所以並不在乎也無非認為：阿能的詩是以文學創作喚醒原住民參與到改革行列中的一環，既然是要求進步的，則各種形式顧忌又何需在乎。所謂文壇的誰誰誰，都只是一種恍惚自慰作用，若是對現狀的改變無所助益，則高爾基又如何？何況，這些創作中的文字運用部分雖有改寫過程，但能表現出來的生命力，卻是無論文字技巧如何巧妙都無法具有的。這些詩，難道不是阿能個人歷盡各種人辛酸與滄桑所凝聚的生命力的結晶麼？

而這生命力，是無可取代的。

從討論及修改詩創作的過程，我於是反省到另外一層問題：為什麼這些詩不是阿能以排灣族語來創作，再由我們來翻譯，而是由阿能以非其本族語言的漢文字來寫作呢？

照文學及語言學的性質來看，詩創作本是人類情感與理智交融之中，最精練的結晶，而語言學更表明了人在最爲感動時，母語會自然而然的脫口而出。因而阿能應是以其排灣族語來創作才是。

然而，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並無「雙語教育」，以至於原住民族年輕一輩因從小教育緣故，長大後脫離母語生活圈進入城市工作的影響，對母語使用能力日漸降低。而漢文的教育又因山地偏遠、教育環境不良而顯得低落。其結果，即是原住民族處於生活、教育、經濟文化的夾縫中，艱辛生存，困難重重。

這或許就是今天的台灣，終於只出現莫那能這樣一位能持續不懈地創作的原住民詩人的原因吧！這使得莫那能在他的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生命力，以及他創作中飛馳無端、想像豐富的意象，愈發可貴。

有時候讀著阿能的詩，我會不禁嘆息。詩的創作原本是最爲艱困的一件事，但阿能卻以國中畢業的教育程度，長期當工人的生涯，刻苦自勵地學習，最後終能獨自發展出自己的寫作。這樣漫長而又辛苦的歷程，外人是難以想像的。因爲阿能不僅是原住民，並且由於先天視弱，逐漸走入全盲。

猶記得阿能知道自己必然會全盲而進入新莊盲人重建院時，心情初始並不穩定，但他終